

在他们即将启程去上大学时,我把江老师送我衣服的故事讲给他们听,他们与家人听完后热泪盈眶

传递温暖

□蔡华建

1994年的春节,那是我第一个没有回家的春节。我在系办公楼值班,因为这不但可以节省来回的路费,还能领到一笔值班费,它将是下学期两个月的生活费。

带着席子、被子到系里报到,然后把它们放到地下室里。辅导员江亚芳老师看到我简单的生活用品,衣衫单薄,便带我上了三楼,打开一个书柜,拿出几件叠好的衣服说:“这是我们法律系以前的系服,你喜欢的,可以挑一套穿。”那个冬天,我正需要一件外套。

说是系服,其实就是给系里参加校运会的同学特制的运动服,校运会后又交还回来。江老师说:“你应该适合中码吧。”她抖开一件上衣,翻开内领一看,不对,就扔在一边,又拿起一件翻看。终于找到了一套合适的:“你穿上试试!”我直接就外套穿上了。江老师站在我面前,双手扯了扯肩坎:“挺合适的啊!”

“谢谢江老师!”

“不用谢!这些是旧衣服,再不穿也要处理掉了。”江老师给我一个理由,让我接受得自然且欣然。

早在寒假即将开始时,江老师见到我,问我寒假回家

吗,我说可能不回去吧,火车票挺难买的。她说要不你来帮系里值班?我说可以啊!果然,过了一个星期,她就告诉我安排好了。

我穿着系服回到了地下室。摩挲着清爽而柔软的棉质系服,一阵暖意涌上心头。江老师其实很年轻,她只是高我几届的师姐,但她却像一位母亲一样地关心我,给予我帮助,又让我保有自尊。

那套系服陪伴了我多年,被洗得发白,直至在一次搓洗中烂掉。

2017年春天我到湖南怀化扶贫,江老师因为几年前去云南、新疆贫困地区参与法律援助,体会过当地孩子的艰难,于是毫不犹豫地参与我发起的教育扶贫,资助了怀化二中的两名贫困学生,直至他们考上大学。

两位学生要向江老师表示感谢,江老师婉拒了。在他们即将启程去上大学时,我把江老师送我衣服的故事讲给他们听,他们与家人听完后热泪盈眶。我真心希望,他们之后的人生,能遇到更多像江老师一样的人,以温暖的人;希望他们也能信守承诺,在将来有能力的时候回馈社会,将温暖传递给更多的人。

母亲看了看月影下那盆盆罐罐的花草,讲述起一段令人不胜唏嘘的往事

母亲花

□谢新源

阴历九月将尽,陡然而来的含着几分寒意的秋风,吹进院子里来。摆在西厢房窗沿下的两排花草,秋兰、秋葵、秋菊,甚而入秋之后颜色愈加娇艳的母亲花、雁来红,那红白黄蓝紫,便纷纷像淋过了消色液,似乎是一夜之间就褪色、发蔫、枯萎。母亲倚着上房屋门,出神而沉静地凝视眼前的残败和萧瑟,脸上渐渐浮起一层失落、无奈,甚或哀伤。

“秦生他妈,咋就这么喜欢花花草草?”我二哥出生在西安,父母就干脆叫他“秦生”。“人家城里人么。”“如今也不来到乡下了吗?”左邻右舍常常喜欢闲话喜好事的母亲。

我们家刚从陕西蓝田县城迁回河南豫西北故乡那几年,每年一开春,母亲就要同父亲斗嘴,埋怨说咱这院子里成不见一点颜色,眼里寡寡的;也闻不到一丝香气,憋闷得很。其实,并非父亲有意为之。我们家典型北方四合院,坐南朝北,街房和东厢房住着堂奶、堂叔一家;上房和西厢房归我家。上房屋后一堵高墙,又隔开后院堂伯家,哪来的种花地儿?

或许是天意,那年夏天一场暴雨,竟浇塌了我西厢房北头的这间。清理完残砖乱瓦,父亲

说就不再盖了,空着好给你妈种花。母亲听了还夸父亲,转身一想:这地儿背着阳,一丝儿太阳都照不进,种了也开不出花。父亲这会也反应过来,花草还有庄稼,仅有雨露滋润那是不够的。咱种棵石榴树,试试?

父亲从对门章家移了棵半大不小的石榴树,迎门而栽。并可着劲儿地浇水施肥,以期它能尽快开花结果。第二年初夏,树该是成活了,到了花期却一点动静都没有。父亲纳闷,去问章家。给你早说过了,缺太阳不中,章奶说。

虽然母亲不免心里沮丧,但这一树青翠且含着几分鹅黄的绿,这被风带动起来的枝摇曳晃,这枝叶所散发出来的些许微香,让平常普通的北方农家小院,有了色彩、有了灵动、有了气韵。母亲似乎找回了些埋在她心底的一丝久远的记忆,脸上的笑容虽然只是淡淡的,但的那份欣慰却是从心底涌出来的。

又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暴雨,把堂叔三间东厢房最南头的那间,也给浇塌了。堂叔也没把那塌了的房给再盖起来。于是,每天清晨太阳三竿多高,从东方天际倾泻而来的光,便透过邻居那棵茂盛的椿树,投在我西厢房窗沿下,一直快到晌午,太阳

升高才西移。我们这座阴沉了不知多少年的院落,终是每日有小半天阳光灿烂了。

来年在西厢房窗沿下,种两排花吧?母亲笑着对父亲说。

来年二月二龙抬头之后,父亲忙活着从地里拉土,再掘入自派的粪肥。母亲则搬来堆在屋后抱厦墙角的破瓦盆、旧陶罐、漏铁锅,装上花肥,等待父亲埋下花种。

“可别忘了种萱草啊。”母亲不忘提醒父亲。

父亲再次去找对门章家。

章奶家院门朝南,一年四季皆有太阳照满院。尤其,上房屋后那座相当于前院的后院,除却摆农具、堆柴火、置杂物,还专门打了口土井,种出满院的花,俨然一处眼花缭乱的后花园了。父亲移来几块萱草根茎,埋入两只破陶罐里。当然,少不了同时种下牡丹、兰花、芍药、鸡冠花、牵牛花、菊花,这些宜种、耐旱、好养,不用过多操心的农家普通花草。

春雨开始抽丝剥茧般地下,春风如薰,春阳和煦。西厢房窗沿下,两排十数盆、罐、锅的花花草草,启始鹅黄,继而淡绿,再是陈倾泻而来的光,便透过邻居那棵茂盛的椿树,投在我西厢房窗沿下,一直快到晌午,太阳

了土皮,便像返青的麦苗儿似的,拔着节地长。

院落里开始飘起时有时无、时浓时淡、时远时近的草木清香。香味儿甚至飘进屋子里来,飘出院墙、大门,逸到了街上去。我这时就睡在西厢房,每天在袅袅香气中入睡,第二天又在那阵阵馨香中醒来。

每天傍晚,母亲搬过那只低矮的小木凳,就坐在东厢房那塌下一间的地方,面对着那两排十几株绿色,说起年轻时学唱过的河南坠子……

但到了六月,母亲尤为关注的那两只陶罐里的萱草,却并未应季而开。萱草的无动于衷又让母亲禁不住一阵叹息。

“妈,你咋就偏偏喜欢萱草花呢?”

母亲看了看月影下那盆盆罐罐的花草,讲述起一段令人不胜唏嘘的往事。

母亲原本姓郑,1932年出生在河南漯河林颖。1942年,中原大旱、蝗灾。到了寒冬,几乎家家揭不开锅,开始“路有冻死骨”。我的大舅、二舅相继饿死在床。不过数日,三舅亦饿昏于地,奄奄一息。眼看郑家三苗变独苗,而今独苗也难以继!外公、外婆哭天抢地。

如此承受着暗恋的苦乐,也默默地自我成长

我爱你,与你无关

□吴玲瑶(美国)

许多人的初恋是一场没有结果的暗恋,只是荷尔蒙作祟的青春躁动里,一次自生自灭的爱情过程。有些人将它变成了心底温柔美丽的回忆,思念总是不经意地冒出来;有些人将它变成了无限的遗憾,难过与幸福同在,说不清是寂寞还是曾有的甜蜜,心里藏着一个无法拥有的人。但是喜欢就是喜欢了,没有退路。暗恋本来就是一个人的独舞,总会尝到孤寂的滋味。

张艾嘉的《童年》唱:“隔壁班的那个男孩,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。”儿时的单纯暗恋,每天最期盼的是,能看上对方一眼就满足了。如此承受着暗恋的苦乐,也默默地自我成长。

李健的《传奇》里唱道:“只是因为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……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。”想见见不到,想爱爱不到,想忘忘不了,但又心甘情愿,这种无奈的感觉就是暗恋的苦乐。

听过一位很老很老的老先生面带甜蜜地向我叙述,他在台大中文系时,同学们曾经集体毫无指望地喜欢一位名字有“月”字的女神,他们都自封为“望月楼楼主”,只能远远地看幸福无比。她的轻轻一瞥,却被误认为是深情回眸,美好的青春都藏在暗恋里。“你喜欢我不可能,我喜欢你就够了。”他至今还觉得暗恋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一件事,把自己看成一个浪漫且带有悲剧色彩的英雄,享受着“默默付出”、“爱而不得”、可以赢得“好人奖章”一枚的角色。

歌德说过:“我爱你,与你无关。”一种不求回报的洒脱。暗恋者的职责其实是默默、沉默地守护,沉默地等待奇迹,沉默地让自己成为空气。面对一场走不进去的烟花雪月,仍然真心而顽强地期待着。也许对方永远不知道自己的存在,但是因为他(她),自己的世界因此而变得多姿多彩。暗恋的煎熬、猜测、欣喜、欢愉、嫉妒、忧愁,充斥在生活中的每一秒钟,不知不觉间,竟然把人熬成了诗人。

有个男生念小学时爱上班上的一位女同学,他花了几个月思考过数百种表白的话,写下了一封情书并茂充满爱意的情书,一直藏在书包里,变得皱皱巴巴的。终于有一天,放学后教室只剩下几个人,他便把那张纸塞进她手里,然后慌忙地逃窜。第二天女生约他见面,他心情兴奋又紧张,昏暗的路灯下女生问他:“你把数学考卷给我干什么?考了五十六分,还没有订正。”一场恋情就这样还没开始就结束了。

这男生念初中时又暗恋另一个女孩,他每天从校园里偷摘一朵玫瑰放在她座位上。没想到女孩把花交给老师说:“不知谁偷花想陷害我?”又一次的“出师未捷身先死”。念高中时,他又爱上了另一个女孩,想请她去看电影,出门后却发现她没带钱,庆幸的是,女孩并没有赴约。

夫妻生活也入文章,沈复硬是开放而大胆,只是画面未免太快闪了

诗词中人的真与假

□刘诚龙

以鸟兽草木物名入诗,这是作诗之绝技,以赵钱孙李作诗,也是作诗之大技。《诗经》写了不少人,三百六十行都有,君王贵族,将军大夫,君子淑女,农夫商贾,思妇弃妇,游子隐士,人类之类,各界之界,好像都有,然则,罕见有名有姓者。

《汉乐府》倒是有了人名做主角了,“日出东南隅,归我秦氏楼。秦氏有好女,自名为罗敷。”有名有姓,有言有语,有举有止,有情有己。这首《陌上桑》是否开启了以人人诗先河,自是考证家事,《汉乐府》里,人物入诗,却是多了起来,其中著名的还有《孔雀东南飞》,还有《木兰辞》。前者姓刘名兰芝,后者姓花名木兰。有点意思嘛,不论是秦罗敷,还是刘兰芝,不论是花木兰,还是苏小小,人名入诗,不说是以美女开的前局,却都是美女占尽风光。

“周公吐哺,天下归心。”周公是男人入诗第一人?也是无考,曹操之后,男人入诗,多了起来,杜甫将人写入诗,也许是古代诗人中写最多的。“正是江南好风景,落花时节又逢君”,老杜写的是歌星李龟年;“王杨卢骆当时体,轻薄为文晒未休。尔曹身与名俱灭,不废江河万古流。”老杜一口气写了四个大名人;杜甫更是写了《洞中八仙歌》,真姓名,真人名,真事,真事,一一道来,一一评价,原汁原味,真情实感;杜甫是李白的骨灰级粉丝,他写李白,挺多的,“白也诗无敌,飘然思不群。”杜甫不但喜欢将当年名人写入其诗,而且喜欢将普通百姓也放诗中,“三

吏”“三别”不说,这里没人名,而其《江畔独步寻花》也写了一位农妇:“黄四娘家花满蹊,千朵万朵压枝低。”读来别有风味,相当亲切。

李白也是此道高手,他拿君王将相说过不少事,也拿文人名士言过不少理,自然更拿文朋诗友抒过不少情,“我忆孟夫子,风流天下闻”,写的是孟浩然;只是写杨贵妃的,御制诗而已,谈美人诗而已。杜甫写李白的很多,李白写杜甫的蛮少,好事者统计,杜甫写给李,有二十首,而李白写给杜,只三首。不对称啊。一可见杜甫真是李白骨灰级粉丝,二可见杜甫口气,你不写我,我也写你,杜甫心理不阴暗,对朋友很真诚。

特别喜欢李白《将进酒》,中有一句是:“岑夫子,丹丘生,将进酒,杯莫停,与君歌一曲,请君为我倾耳听,钟鼓馔玉不足贵,但愿长醉不复醒,古来圣贤皆寂寞,惟有饮者留其名。”李白这首诗,以人名入诗,特别来劲。酒局现场,觥筹交错,李白好像是主角,演着主场,端着酒杯在此,指挥倜傥,颠倒淋漓,一个个点起名来,作死劝酒,强行灌酒,风流诗酒,诗人醉酒,场面热烈,气氛激烈,痛快淋漓,最显李白这个老酒鬼、真酒仙形象。

岑夫子与丹丘生,据说是真人真名,岑夫子叫岑勋,生卒年不详,丹丘生是隐士,也不是很有名。李白将两人入诗,便让其青史留名。说来,他俩一定是真名吗?也许未必,或是李白虚构的。比如“李白行舟将欲行”中的汪伦,

到底是真人,还是虚名?有时真没法判断。杜甫诗中的“黄四娘”,是真农妇,还是臆想与虚构?不管如何,有名有姓后,诗词便增添了真情实感,便有了十分强烈的现场感。

人名入诗,有时真怀疑其人之真假。白居易作《长恨歌》,唐玄宗与杨贵妃,自然是真人,而《琵琶行》那位长安女,则真假莫辨了,是虚构一人说白公酒醉,还是实有其人同病相怜?诗称长安歌伎,真人或真章,却是无名也无姓,让人费猜度,这或是艺术,好艺术总是让人猜谜语。白居易其诗,“樱桃樊素口,杨柳小蛮腰”,据说这首诗就这两句,并无完诗。这里两美女,一名樊素,一名小蛮,唐孟棻《本事诗·事感》:“白尚书(居易)姬人樊素善歌,妓人小蛮善舞,尝为诗曰:‘樱桃樊素口,杨柳小蛮腰。’”两人貌似是实名。却让人怀疑,古人把自家爱人入诗,是罕见的;而且写得那么性感迷人,更是少。清朝沈复《浮生六记》,确实也写过其妻芸娘,写得也挺孟浪,比如写其新婚洞房花烛夜:“遂与比肩调笑,恍同密友重逢。戏探其怀,亦怦怦作跳,因俯其耳曰:‘姊何心春乃尔耶?’芸回眸笑了。便觉一缕情丝摇人魂魄,拥之入帐,不知道东方之既白。”夫妻生活也入文章,沈复硬是开放而大胆,只是画面未免太快闪了。

这么看来,白居易写樊素与小蛮,或不是虚晃一枪。萧文帝政教不咋的,文教倒是蛮合文章之道,甚得文人心。”立

和风(国画) □卜绍基



盔甲是必要的,但不要把自己变成一只刺猬

老了又怎样?

□罗西

年纪越大,也许会越来越平和,心肠却越来越硬。

我例外,我仍然是感性的,软心肠的,爱说真话的。

很多时候,心肠总是在一次次失望后变硬,幸运的是,我还算顺利,偶有“时不我与”的感慨,总体上一直有贵人帮忙或被温柔以待。

毋庸讳言,大部分情况是这样的:年轻的时候,脾气大,冲动,不过心却是柔软的;年岁渐长,脾气温和了,其实是忍气吞声的事多了,心却越发冷硬了。

有一次回老家,有个小学同学在路上遇到我,热情地把我拉到他家里问长问短,把他家人一个个介绍给我……他儿媳说:“我爸有点喝多了。”我当然也感觉到了。

老同学拿出纸与笔,让我留下姓名与电话,接着,他接龙写下自己的姓名电话,他说:“明天我就一个个去找,让他们留下通讯电话……”

我觉得挺好的,把几十年前的老同学重新找回来。

他更是激动,说到谁谁还落泪了……挺好的,仿佛又回到小时候,他还对我又搂又抱,就像小时候推推搡搡一样自然,我也接受,然后依依惜别。他送了一程又一程。

几天后,我打电话问他通讯录做好了没有。

他酒醒了:“什么事啊,老同学。”

原来,他已忘记了。我说,有空的时候,倒是可以把这些老同学重新聚一下,他淡淡地说,算了,没劲。

喝多的时候,往往就像年

轻的时候;后来,清醒了,冷静了,就是老的时候。

越老心肠越硬,不一定就是“恶”,或者不善良。经历多了,对他人信任度会降低,对很多事会抱无所谓态度;或者成年了,开始分得轻重缓急,更冷静,只不过冷静与冷淡确实有时很难泾渭分明。

人心就像钢铁一样,多次炙热后再冷却,就会愈发的坚硬,是锤炼也可能是“硬化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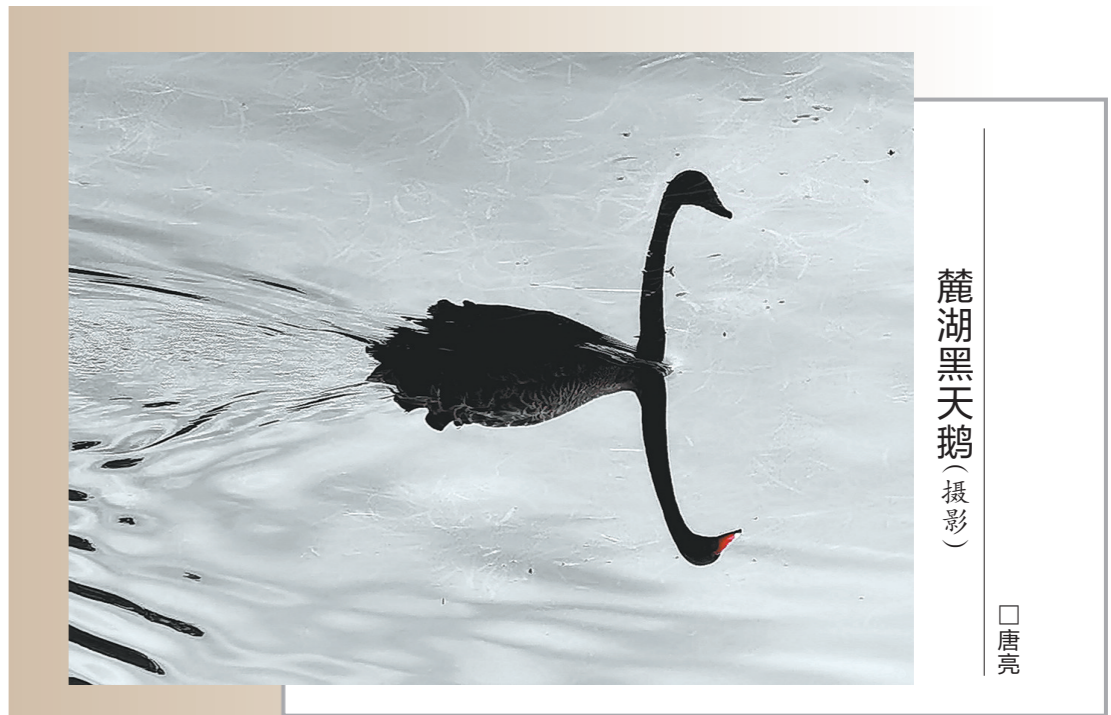
不过,我还是觉得温热让人舒服。盔甲是必要的,但不要把自己变成一只刺猬。

有人说,良心是我们心里的一个三角形,没有做坏事,它便静静不动;如果干了坏事,它便转动起来,每个角都把人刺痛;如果一直干坏事,每个角都磨平了,也就不觉得痛了。心肠硬了,那个“三角形”就不起作用了。

遭遇过不公平、恶意,更应懂得良知、慈悲的珍稀与辽阔。所以,受伤的,可以长老茧,但不要变硬;受挫的心,可以更强大,但不是变硬。

什么是成长?成长就是可以坦然地面对自己乃至世界的阴暗面,或许小时候的我们不是天然心肠软,或许只是无法说服自己去相信这个世界有阴暗面。知道生活残酷的真相后,仍然热情地热爱生活、世界,才是永远年轻。

你真年轻。可否具体一点?你心肠软。可否再具体点?你眼里常常饱含热泪……我愿意是这样软心肠的温柔人,老了又怎样?



麓湖黑天鹅(摄影) □唐亮